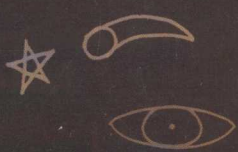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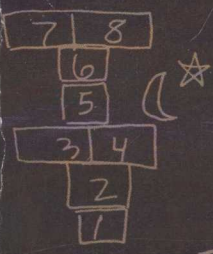


♥ + ☺ = INFORMATION

# Hearts in 亚特兰蒂斯之心 Atlantis

[美] 斯蒂芬·金 著 邹亚王淑芳 译

Ⓢ FUCK JOHNSON! KILLER PRESON  
O.C. OR OF VIETNAM NOW! Ⓢ



Hearts in  
**亚特兰蒂斯之心**  
Atlantis 

[美] 斯蒂芬·金 著 邹亚 王淑芳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特兰蒂斯之心/(美)金(King,S.)著;邹亚,王淑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8

书名原文:Hearts in Atlantis

ISBN 978-7-5327-5100-6

I. 亚… II. ①金…②邹…③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4578 号

Stephen King

Hearts in Atlantis

Copyright © 1999 by Stephen Kin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ananza,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7-894号

### 亚特兰蒂斯之心

[美]斯蒂芬·金/著 邹亚 王淑芳/译

责任编辑/宋玲 装帧设计/胡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75 插图 2 字数 362,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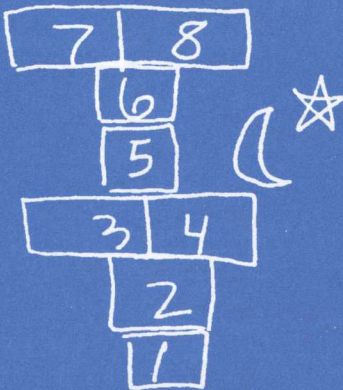
印数:00,001-15,000 册

ISBN 978-7-5327-5100-6/I·2892

定价:3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512-52218653

♥ + ☺ = INFORMATION





☮ FUCK JOHNSON! KILLER PRESIDENT  
U.S. OUT OF VIETNAM **Now!** ☮

给约瑟夫，利奥诺拉和伊桑：  
我曾对你们承诺，我要告诉你们这一切。

6号：你想要什么？

2号：情报。

6号：你的主子是谁？

2号：无可奉告。我们要的是情报。

6号：甭想！

2号：别嘴硬，走着瞧。

《囚犯》

西蒙呆在原地，树影斑驳，他就像一个咖啡色的小点。虽然他双目紧闭，那头大野猪的脑袋始终如影随形。它的眼睛似睡非睡，黯然无光，仿佛预示着未来生活无尽的磨难。西蒙确信，一切都很糟糕。

威廉·戈尔丁

《蝇王》

“我们把事情搞砸了。”

《逍遥骑士》

..... 目 录

- . 1 . 1960年 身穿黄色外套的卑贱小人
- .245. 1966年 亚特兰蒂斯之心
- .387. 1983年 瞎子威利
- .433. 1999年 我们为什么要去越南
- .477. 1999年 黑色的天幕正徐徐落下



1960年：

他们每一个人的手里都握着一根两头削得尖尖的棍子。

1960年

身穿黄色外套的卑贱小人

1980年

普通中學學生個人一級(1980)  
普通中學尖子精隨表附錄一

1980年

入小學單語當代應費表

1

一个男孩和他的母亲。鲍比的生日。新来的房客。时间和陌

生人。

.....

.....

.....

.....

.....

.....

.....

.....

.....

.....

.....

.....

.....

.....

有些人二十岁出头就开始脱发，到四十五岁左右头发就全部掉光了，鲍比·加菲尔德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兰道尔·加菲尔德还没等到秃顶，就突发心脏病死了。那时，他才三十六岁，是一名地产经纪，在客户家厨房的地板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时，那个潜在的买家在客厅里手忙脚乱，试图打电话求救，但不曾想，那部电话早就停机了。鲍比的老爸就这样死了。那一年，鲍比三岁。他隐约记得曾经有一个男人挠他的痒痒，亲吻他的脸颊和额头。他敢打赌，那个人就是他的父亲。沉痛悼念，这几个字刻在加菲尔德的墓碑上，但是，他的妈妈似乎从未表现出“沉痛”的表情。至于鲍比本人……咳，一个记忆中模糊的影子，你怎么可能对他有什么不寻常的感觉呢？

父亲去世八年之后，鲍比迷恋上了哈威奇韦斯滕车行橱窗里那辆二十六英寸的斯温自行车。起先，他把自己所了解的相关知识逐一告知母亲，后来的一天晚上，他们看完电影回家（那部电影叫《楼梯口的黑影》<sup>①</sup>，鲍比看不太懂，但不知何故还是很喜欢，尤其是其中的一个片

断：多萝西·麦圭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露出修长的大腿），走过车行的时候，鲍比指着橱窗里的那辆车，随口说道，要是哪个小孩能在十一岁生日的时候收到这份礼物，那他实在是太幸运了。

“你想都别想，”她说，“这种生日礼物，我可买不起。你父亲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你是知道的。”

兰道尔死的时候杜鲁门刚刚上台，现在，艾森豪威尔的第二届任期也快结束了，可是，每当鲍比提出一项要求，哪怕只是一美元多一点的支出，你父亲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始终是母亲最最喜欢使用的回答。除此之外，母亲的眼睛里还通常会流露出一种责备的神情，仿佛那个人并没有死，而是离家出走了。

今年的生日不可能收到自行车这样的礼物了。回家的路上，鲍比有些沮丧，那部奇怪混乱的电影带给他的快乐已荡然无存。他没有和母亲争执，也没有设法哄母亲开心，因为他知道，那样做反而会招致她的反击。每当丽兹·加菲尔德开始反击的时候，她是毫不留情的。鲍比闷闷不乐地想着那辆失去的自行车……还有失去的父亲。有时，他心底会产生对父亲的仇恨；有时，这份仇恨会被理智压倒。理智这东西，究竟是什么，他说不清楚，但却能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这也是他母亲所希望的。前面是联邦公园，他们沿着围墙往前走，再过两个街区，左转，进入布罗德大街，他们就到家了。他努力克服自己低落的情绪，开口问了一个有关兰道尔·加菲尔德的问题。

“妈妈，他真的没有留下什么吗？什么都没留下吗？”大约一、两个星期前，他看完了小说《神探南茜·德鲁》。故事说的是一个穷孩子，父亲留给他的遗产藏在一栋废弃老宅的旧座钟后面。鲍比知道自己的父亲不可能给自己留下类似金币、邮票之类的东西，可是，万一他留下了什么呢？如果是那样，也许，他可以拿到布里奇波特卖掉。比如，那家当铺。其实，鲍比并不十分清楚当铺运作的原理，但他认识当铺的门脸，因为那里通常悬挂着三只金球。他还知道，当铺里的伙计一定会乐意帮

---

① *The Dark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1960年在美国上映的一部电影，改编自威廉姆·因格1957年同名剧目，讲述了二十年代初期俄克拉荷马市附近一个小镇上一个家族的矛盾和冲突。

他忙的。显然，这只是一个小孩子的美好愿望罢了，但是，住在巷口的卡罗尔·嘉宝的的确确拥有一套完整的娃娃，是她父亲送给她的。她父亲是海军，玩具是从国外寄回来的。如果父亲生前喜欢送礼物给自己的儿子——父亲们经常这样做——那么，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应该也会给孩子留下什么的。

当鲍比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和母亲正走在联邦公园围墙外的路灯下。鲍比看见母亲的嘴巴改变了形状，使人联想起家里的一只钱袋：拉紧上面的绳索，袋口就变得越发小了。

“我告诉你他留下了什么！”此时，他们已经向上走到布罗德大街山。话刚一出口，鲍比就后悔了，后悔不该问那个问题，可是，太迟了。母亲一旦开始唠叨，你就甭想让她停下。这就是鲍比的妈妈。“他留下了一份人寿保单，而且，这份保单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就已经作废了。在那之前，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大伙儿——包括承办丧事的人——都想分到一杯羹，可我最后连渣滓也没有得到。除此之外，他还留下了一大摞没有支付的账单，现在，这些欠债都要由我负责清还。大家都清楚我目前的状况，尤其是比德曼先生，我没有理由埋怨他们。”

这些话他不知听了多少遍了，母亲总是这么唠叨，这么刻薄，但今天，她又透露了一些新的内容：“你父亲”，此时，他们快到家门口了。他们家坐落在布罗德大街山的山腰处。“永远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中张顺子。”

“妈妈，什么是中张顺子？”

“别问了，我警告你，鲍比宝贝，你可千万别让我逮着你在牌桌上赌钱。我这辈子早就受够了。”

鲍比很想追问下去，但他没有这样做。再问下去，母亲又要喋喋不休地教训他了。他突然想到，也许，刚刚看过的那部电影——贫贱夫妻的故事——让母亲心烦意乱，而这些事情，小孩子怎么能明白呢？星期一去学校的时候，他可以问问朋友约翰·萨利文，看看他知不知道什么是中张顺子。鲍比猜想，可能是扑克牌里的术语，但他不敢确定。

“布里奇波特有很多骗男人钱财的地方，”妈妈说道。他们到家了。“愚蠢的男人都喜欢去那儿。那些笨蛋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到头来还得由他们的女人为他们收拾残局。咳……”

鲍比知道妈妈接下来会说些什么——母亲的经典台词。

“老天真是不公平，”说着，丽兹·加菲尔德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准备开门。他们家的门牌号码是康涅狄格州哈威奇镇布罗德大街 149 号。这是 1960 年的 4 月，夜空中飘荡着春天的香气，母亲的身边站着一个身材消瘦的男孩，男孩跟他父亲一样，满头红发，一副铤而走险的样子。母亲几乎从未碰过他的头发，偶尔，她会抚摸他，但通常是他的手臂，或者脸颊。

“老天真是不公平，”她重复着。门开了，他们走了进去。

的确，母亲没有受到公主般的待遇，而且，更糟糕的是，她的丈夫三十六岁时就死了，死在一栋空房子里，死在铺着油毡的地板上。但是，鲍比有时会想，他们应该还不算是最可怜的。如果家里不是只有一个孩子，而是有两个，或者，有三个，该死的，甚至有四个，那母亲该怎么办呢？

又或者，母亲必须干某种特别艰苦的活儿才能养活他们娘俩？萨利的妈妈在城里的顶峰糕饼店干活儿，她负责生火儿。除周末外，萨利-约翰和他的两个哥哥几乎看不见自己的妈妈。此外，鲍比还注意到那些在无敌鞋厂干活儿的女工。三点钟，哨声响起（他两点半放学），那些女人，有的特别瘦，有的特别胖，面色苍白，手指上残留着干活儿时留下的血渍，低垂着双眼，手里拎着各种副食品商店的购物袋，里面装着自己的工作鞋和工作裤。去年秋天，他跟嘉宝太太、卡罗尔，还有小伊恩（卡罗尔总是叫他鼻涕虫伊安）一起去教堂参加一个集会，路上，他看见许多男人、女人在城外摘苹果。他向嘉宝太太打听那些人的情况，她告诉他说，他们都是些季节工，就像候鸟一样，不断迁移，收获成熟的作物。鲍比的母亲也有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是没有。

母亲是唐纳德·比德曼先生的秘书，公司的名称是家乡房产，鲍比的父亲生前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鲍比猜想，母亲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份工作，首先是因为唐纳德·比德曼欣赏兰道尔，同情母亲的境遇——丈夫死了，孩子还小，连尿片都买不起——但是，母亲的确很能干，而且也很卖命，经常早出晚归。鲍比曾经有两、三次跟母亲及比德曼在一起（记忆最深刻的是公司举行的野餐，除此之外，比德曼还亲自开车，送他去布里奇波特的牙医诊所看牙，鲍比在课间休息时撞掉了一颗牙），

发现那两个大人相互打量，眼神有些特别。有时，比德曼晚间给母亲打电话，电话里，母亲称呼他“唐”。但是，“唐”是个过时的称呼，因此，鲍比并没有多想。

鲍比不太了解母亲白天(以及夜晚)在公司的具体职责，但他肯定，母亲的工作一定优越于做鞋子、摘苹果，或者凌晨四点半去顶峰糕饼店生火。鲍比敢打赌，母亲的工作肯定强过其他所有的工作。当然，说到母亲，如果你向她打听点儿事儿，那你可就是自找麻烦了。假如你问她，她怎么有钱在西尔斯商城一下子买三件新衣服，其中一件还是丝绸的，但却不愿意月支付 11.5 美元，共三个月，给他买下韦斯滕车行橱窗里的那辆斯温自行车(红白相间，看一眼，鲍比的心就要跳出来了)。如果你胆敢问这样的问题，那么，你就死定了。

鲍比不想知道答案，他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才能凭自己的能力得到那辆车。过程会很长，一直要等到秋天？可能要到初冬。等到那个时候，那款车可能早就脱销了。但无论如何，他不会放弃的。你得全力以赴，持之以恒。人生苦短，老天不公啊！

鲍比的生日在四月最后的一个星期四。那一天，他的母亲递给他一个银色的纸包，里面是一张橘红色的借书卡。一张成人借书卡。再见吧！南茜·德鲁和哈代男孩<sup>①</sup>！再见吧！海军唐·温斯洛<sup>②</sup>。您好！图书馆成人阅读区。那里的故事跟《楼梯口的黑影》一样，充斥着神秘、混乱和激情的元素，且不用说钟楼里那几把血淋淋的匕首了。(南茜·德鲁和哈代男孩的故事中也有钟楼，但只有少数几滴血，没有激情。)

“你记住，柜台那儿的凯尔顿夫人是我的一个朋友，”母亲说。像往常一样，她的声音干巴巴的，含有警告的色彩，但是，她很开心，因为他开心——她看出来。“如果你胆敢借类似《小城风雨》<sup>③</sup>或者《金石盟》<sup>④</sup>这样的庸俗东西，我不会饶过你的。”

---

① 青少年小说中的业余侦探。

② 美国小说家，以创作犯罪悬疑小说闻名。

③ *Peyton Place*：小说，1956 年出版，作者是格雷斯·麦泰莉。小说描写了一个叫做佩顿的地方，那里的居民个个心底暗藏着龌龊的秘密。

④ *Kings Row*：美国小说，1940 年出版，作者是亨利·贝拉曼。小说通过描写 5 个孩子的成长经历，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黑暗面。

鲍比微微一笑。他知道，她说到做到。

“如果值班的不是凯尔顿夫人，那一定是伯西巴蒂小姐<sup>①</sup>，她问你为何拿着橘红色的成人卡，你就让她看反面，那儿有我的签名。”

“谢谢，妈妈。太棒了。”

她笑了，弯下腰，嘴唇在他的脸颊上蜻蜓点水般的扫了一下，速度太快了，你根本感觉不到。“你喜欢这份礼物，我很开心。如果今天我下班早，我们可以一起去科勒尼快餐店吃油炸蛤蜊，还有冰淇淋。蛋糕要等到周末了，这几天我没有时间做。好吧，乖孩子，穿上衣服去上学吧，否则要迟到了。”

他们一起走下楼，来到门口。路边停着一辆出租车，副驾一侧的车门处站着—一个身穿毛葛外衣的男人。他弯着腰，在给司机付钱。他身后放着一小堆行李，其中有几个纸质的拎袋。

“那肯定就是刚刚租了三楼的那个人，”丽兹说。她的嘴巴再一次收缩起来。她站在门口顶端的台阶上，评价着那个男人窄小的屁股。那人此时正撅着屁股等着找零。“我不喜欢拎着纸口袋搬家的人，对我而言，用纸口袋装的东西除了垃圾，没别的。”

“他不是也有箱子嘛，”鲍比说道。虽然这样说，他自己其实也知道，新来的房客身边那三只小箱子也不是什么好货色，他还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破旧的，仿佛被一个脾气暴躁的家伙一脚从加利福尼亚踢到此处。

鲍比和母亲沿着水泥马路朝山下走。出租车开走了，那个身穿毛葛外套的男人转过身。在鲍比看来，人可以粗分为三大类：小孩、大人和老人。老人就是白头发的成人。这位新来的房客属于第三类。他面庞消瘦，满脸倦容，虽说不是满脸皱纹(除了浅蓝色的眼睛周围)，但脸上的那几道皱纹确实很深。他头上的白发如婴儿般纤细，额头上布满了褐色的老年斑。他个头很高，驼背，鲍比不禁想起了纽约 WPIX 电视台星期五晚间 11:30 播放的恐怖电影中的演员波利斯·卡洛夫。老头的外套里面穿着一件类似工作服的廉价衣服，不太合身，过大，脚上穿着一双科尔多瓦皮鞋，磨损的迹象十分明显。

---

① 英语中 Busybody 也指爱管闲事之人。



“你们好，”他说。他脸上的笑容感觉像是费尽力气才展现出来的。“我叫西奥多·布劳提根，我恐怕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了。”

他冲鲍比的母亲伸出手，她象征性地握了握他的手。“我叫伊丽莎白·加菲尔德，这是我的儿子，罗伯特，抱歉，布拉提根先生——”

“是布劳提根，夫人，但我更喜欢别人叫我泰德。”

“好的，嗯，罗伯特要迟到了，我也赶着上班。很高兴认识你，布拉提根先生。鲍比，快点儿，一寸光阴一寸金！”

她迈开步伐，朝山下走去，那是进城的方向。鲍比朝相反的方向出发(速度没那么快)，目标是阿舍大道上的哈威奇小学。刚走了三、四步，他停下车，回头张望，感觉自己的妈妈对布劳提根先生不够礼貌。母亲始终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在他为数不多的朋友当中，自命不凡是恶习之首。卡罗尔最讨厌自命不凡的人，萨利·约翰也一样。布劳提根先生此时很可能已经快要进大门了，否则，他可以给他一个微笑。他要让他知道，加菲尔德家族中，至少还有一个成员不是自命不凡的人。

他的母亲也曾停下脚步回头张望，但绝不是因为她想再看一眼布劳提根先生。鲍比压根儿没有这样想过，母亲回头打量的是她自己的儿子。她早就知道他会回头的，她比鲍比还了解鲍比。想到这里，鲍比脸上灿烂的笑容顿时消退了。妈妈有时说，要是鲍比能多看她一眼，那一定是六月飘雪了。在鲍比看来，这的确是事实。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愿意多看你妈妈一眼呢？等你二十岁的时候？三十岁的时候？或者，等到她老态龙钟、头脑糊涂的时候？

布劳提根先生还没有挪动步子。他站在人行道边儿上，两只手各拎着一只箱子，第三只夹在右胳膊下(那三只纸口袋已经被他转移到149号门口的草坪上)。此时，在重力的压迫下，他的背更驼了。他所处的位置刚好介于他们娘儿俩之间，像收费站？抑或是其他什么？

丽兹·加菲尔德的眼睛跳过老人，落在她儿子身上。快上学去！那双眼睛开始下命令了。别跟他说话，他是新来的，别管他是哪里来的，他手里提着半个家当来到这里，鲍比，别跟这样的人啰嗦，快点儿上学去。

然而，他不愿意走开。这也许是因为今年的生日礼物不是自行车，而是一张图书卡。“布劳提根先生，很高兴认识您，”鲍比说，“希望您